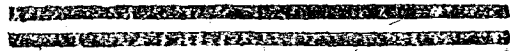


大時代文藝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

臧雲遠著

靜
默
的
雪
山

商務印書館印行

靜默的雪山

第一詩章

一

老王牽着毛驢兒

走下了山坡，

走向那結了冰的小河，

冰上的窟窿又結了冰，

好像不歡迎他手裏的水桶，

爲什麼河面上這樣冷落

河水在冰罩子下面咕嚕咕嚕

好像在抱怨冰雪的封鎖，

毛驢兒低着頭站在河邊，

第一詩章



369966

難道是特爲求忍受寂寞？
太陽在天上也冷得難過
爬進雲彩裏藏躲，
只有冷風兒不管什麼，
到處吹，到處囉嗦。

二

叮玲叮玲的鈴鐺聲
打破了河邊的靜默，
又有三隻毛驢兒
馱着木箱子馱着飯鍋
馱着村長集合的銅鑼，
村長穿着皮襖哆嗦，
後面跟着他的老婆
臉上爲什麼沒有氣色？
爲什麼離開自己的老窩？

沒好沒歹地從小河上走過，
走到老王面前停住了腳：

「老王，你打水末？」

有人找我就說已經過了黃河。」

村長的話還沒說完，

回頭去望着自己的老伴：

「搬不動的石臼和磨盤

就叫老王給我們看管，

春耕時我們回來

晚些收他的租錢。」

這是什麼風

把村長吹得這末和善，

老王從根沒看見

村長的臉色會這樣好看。

老王呆在河邊

靜默的雪山

望着村長急急忙忙走遠，
村長婆像一個老母雞

一搖一幌地跟在後面。

三隻毛驢兒駝着重擔

好像是有點不耐煩，

又得提防村長的皮鞭，

在那滿堆着白雪的

山溝裏曲里拐彎，

同冰涼的鈴鐺聲一道兒，

他們消失了。

只剩下堆一堆的雪山。

三

河邊又是這末冷靜，

只有又冷又看不見的風，

像一個小偷兒鑽進心裏。

連老王的破皮帽都不驚動。

老王呆在那兒

傻頭傻腦地想些什麼事情？

是想着村長走了

那要命的租錢不再要命？

還是想多賣點力氣

在風裏雪裏爬上山頂，

讓背上的柴火盡量沉重，

生活的膽子在沉重裏減輕？

毛驢兒不管老王在想什麼

蹦蹦跳跳走上了山坡，

老王回頭看見了

趕緊提溜起木杓離開了小河

噲——噲——地也走上了山坡。（註一）

（註一）噲噲，趕牲口的聲音，叫驢兒停下或慢踏。

四

老王望着自己的窯洞
是那樣黑股陰莖，（註二）
好像是一個燒磚燒瓦的土窯
年長歲久的灶孔，
那在洞口走來走去的
不就是自己的老婆？
她整天忙着做活（註三）
從不知沒事兒坐坐，
晒晒太陽或唱唱山歌，
她的日子像一匹母牛
扳着臉兒讓生命飛過，
從不問這是爲了什末
做做活兒就是快樂。
那在窯洞旁打圈子的

不就是小虎子在那推磨？
那樣小小的年紀小小的個
却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幫手幫腳，
像一棵青草長在沙漠
鮮嫩的生命抗着折磨。

(註二) 北方俗語，墨黑而空的意思。

(註三) 北方俗語，作工的意思。

五

嚙下寒冷的土地
鋪在白雪的下面，
那山坡上一層一層的白雪
壓着嫩綠的麥苗
不就是自己開闢的田地？
是誰叫荒山野坡長出莊稼，
誰把一點一滴的生命都埋在土下

同土地一道兒發芽，開花？
每年春天是誰領着牛兒耕種，
翻起土的波浪頂着春風，
牛兒哞哞地要歇歇腿兒，
他却一個勁的不肯放縱，
從天色發白耕到對面朦朧，
滿希望這年能不苦痛？
每年秋天是誰抱着希望抱着糧
一石一石放在別人的倉
回家去望望空了的糧袋子
空了的飯鍋不能冒點熱氣，
望着西北風摸索着肚皮？
他臉上那純樸天真的笑
一年一年的消失了，
換上了陰沉的天空，
換上了天空的煩燥。

爲什麼三十年的心血和勤勞。
換不上一冬的溫暖，一家的飽？

六

年青時就像那條小河

只知道一路走一路唱歌，

太陽出來儘管是叫你幹活，

你幹得夠多了，累了，

它就望着你瘦長的影子

慢慢兒從西山下坡，

但有黑夜陪你歇歇，陪你睡覺，

夢也不做一個。

雖然小河裏有時也起起風波，

但那只一吓兒便無影無蹤的飄過。

當冰雪軟塔塔在春風裏溶化，

山上的鳥兒叫着跳着呼喚着他；

當山吐張出青青的草芽，

他便牽着牛兒羊兒到那兒玩耍；

當他刈集時背着擔把，

便掃掉別人家牆上的蛛網炕上的泥粃；

有一次他在廟會上看見了她，

他心裏第一次要說什麼話，

彷彿生命像沐頭也能開花，

彷彿小老鼠兒才開了眼睛，

他說不出是快樂還是害怕。

牽着毛驢兒，帶着紅彩球，

到那老遠的山根下，

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家。

像山上的一堆土，河裏的一把沙，

他從不想在世界上自己有多大，

吃苦受罪也不感覺自己是啥吧，

當他有了十個娃娃。

那小小的生命也就像他，
在古板板的日子裏
種下莊稼收了莊稼，
風兒雨兒在窗外催促着
把爛泥路留下把開花長草的路留下，
那小小的生命一天天長大，
他的日子像那條小河
沒有一點水花在呆板的石頭上流過。

七

那曾經是多末安靜的村莊，
有什麼災難也不聲不響，
只有老牛叫喚巴狗兒幫腔，
公雞按着時候啼噪，
天空看季候的艱色下雨下雪
隨着地球的轉動有一定的風向，

穿雨慢騰騰地從山谷裏流過
有誰拜訪這小小的村莊？

就是那一天那一天

寧靜的生活變了臉，

像靜靜的河水捲來了暴風，

村子裏來了鬼子兵，

是那樣兇惡那樣殘暴，

牽着槍穿着刺刃

像一羣野獸來到生靈，

把下蛋的雞耕田的牛都殺掉

用窗門木板來燒，烤，

毛鴉兒賭着氣亂竄亂跑

槍聲在後抽追着，

老王第一次那樣心跳

那樣眼巴巴望着黑夜來到，

桌椅板凳在火堆裏
咕噠噠地變成了灰
白雲披散地變成水
變成烟
吹着燒着汗汽。

第二天鬼子兵跑了

只剩下牛的骨頭雞兒的毛，
受了砍傷的坐簞

雪片兒輕輕地蓋上層口罩。

八

是他在風裏雪裏

找回自己的毛爐

拿着自己做的掃把

打掃鬼子的污跡

把地上牛兒雞兒的拉雞屎

牠蹄上燒裂了的縫兒再補上泥，

拾起沒燒完的木板

拼成鍋蓋釘成小板凳兒都不怕簡單，

他老婆卻沒有他能幹

望着燒燬了的紡花機哭紅了眼，

他的娃兒什麼不管

只是要看土娃娃是否也遭難。

村裏的人怎末這樣熱呼呼

見了面不用打招呼

眼睛先說出內心的苦楚，

有的哭着叫着

用草蓆子捲起他什麼人的屍體，

有的跳着罵着

想起被殺的牛兒羊兒忍不住哭梯，

有的呆在門口像一個沐頭人

望着空了的窑洞沉痛地嘆氣。

像一陣暴雨過去了，
他們像那受了傷的山頂上的草，
心裏有氣在風裏搖搖
像吐出心裏的一大套牢騷。

九

老王和毛驢兒走到了土窰
把河裏的水往水缸裏倒，
小虎子跑來撈一塊冰
好涼呀放在嘴裏咬，
他老婆顛腳顛腳地滿地上跑，
生着了火又拿起水瓢。

趁太陽爬在雲彩縫裏還沒有落，
趁風兒在雪山上唱黃昏的歌，
趁砍柴的人爬下了雪山，

趁每一家烟筒吐出白尾巴似的烟，

老王嘶嘶地趕着毛驢兒（註四）

飛去打水又到溪河邊……

（註四）嘶嘶，趕牲口的聲音，叫喊快走的意思。

第二詩章

十

月兒照在雪地上
一片白白的冰冷的光，
沒有冷風兒打擾，
山坡正是這樣靜悄悄，
只有山巒樹的黑影子
慢慢兒在雪地上短了短了……
老王的鑿洞裏面
一盞油燈那末安閑，
照着老王打草鞋，
照着他老婆拿着針線
把破了的棉衣補補縫縫。

小虎子從那兒來的連環畫，

指手畫腳地在咕嚕些什麼事情？

老王偶而抬起頭望望，

他老婆低着頭一聲不響，

只聽小虎子一句連，一句斷，

像一隻小青娃在拉風箱。

油燈把他們的影子

照在洞牆的兩邊，

照着他們樸實的心，

樸實的心裏可能照出點溫暖？

寂靜像一層白雪

籠罩這寒冷的夜晚，

村頭上是誰敲着木梆子

敲破了寂靜敲打着時間，

一聲一聲又同時間一道兒走遠……

那是多麼新鮮，多麼美，
像剛發的葉芽兒，剛放開的花蕾，
小虎子的心夠多末沉醉，
隨着臺上的人兒
他知道什麼是高興，什麼是流淚。

他想起住在城里的演劇隊，
該又在燈下坐着，翻着，一大堆。
多好聽呀，又在念劇本。
他想他們也許都睡下了，
在夢裏還想明兒誰醒得早，
讓月兒悄悄地看着他們，
別叫夜走得太快，
別叫風兒跑去吵鬧。

他想那有多好玩，多痛快，大夥兒到山上背一些木柴，在廣場上燒着燒着，燒紅了臉，燒軟了雪地，不管天多冷，路多遠，男的女的都跑來看戲。現在那雪地上幾堆灰，還熱呼呼的叫冷風兒吹。

十二

老王打好了一隻草鞋，他想着明兒個到城裏去趕集，想着從前那熱鬧的市面，整齊的瓦房排在街的兩邊，現在統統都燒平了，

人們在街旁搭起草棚，
白雪蓋着草棚的窟窿，
可阻止不住牆縫裏的風，
像小刀子嗖嗖地穿過心胸，
街道上那樣泥濘，
像每個人心裏糾纏着苦痛，
雖然仍舊是熙熙攘攘，
誰還有從前那樣的笑容？
有誰喊着，叫着，
哈哈地笑出天真的心？
誰心裏沒有一個黑影？
誰抬起脚步不覺得心裏沉重？

寒王默默地嘆了一口氣，
放下他手裏的草鞋，
他向窗外默默地望着！

是那麼靜的一片雪地。

他的老婆心裏盤算

多怎能再有一架紡花機，（註五）

把軟撲撲的棉花

紡成長條的細線有多美麗。

在這長長的冬夜裏

被破爛爛的都該收拾，

她補好棉襖又補棉褲，

一針一對嚙着油燈補，

勝閒也就像這針拖的線——

多長嗎？多長的夜！針！針縮短。

（註五）多怎，北方俗語，在什麼時候的意思。

誰是誰來了？誰來了？

在那雪白的山谷裏？

在這靜靜的深夜裏，

一個人跑着跑着

是爲了什麼事？

黃狗在村頭叫

迎接着他，

村裏的人都睡了

不理會他，

他到了村子裏就敲鐘，

黃狗旺旺地跟他叫甚麼？

他跑着喊着：

「鬼子兵來了！；

快到山上藏躲。」

老王從窖洞裏跑出來，

村裏的人從窖洞裏跑出來，

有的忘了戴帽子，

有的抱着小孩，

有的披着棉襖，
有的拿着鋤頭忘了穿鞋，
快夥兒都站在門口
讓冷風兒把皮屑吹透，
聽着那個人一聲鑼一聲叫，
聽全村的狗兒又叫又叫，
送着那個人
跑出了村子，跑遠了
快夥兒站在門口發呆，
不一會到寨子去响，趕快！
老王感了出來，
快夥兒跑進窯洞門，
每一個窯洞都點上了燈。

十四

老王拿起鋤頭，拿起耕犁，

他老婆收拾破爛的棉絮，

小虎子瞪着兩隻眼

拿土娃娃呢又捨不得小錢箕。

麵袋子裝着僅有的米

索性連飯鍋也搬去，

解開老牛的韁繩，放了毛驢。

讓他們自由自在地跑東跑西。

帶不走的東西刨一個坑埋掉，

帶不走的麥秸和木柴

放一把火燒了盡。

窖洞裏空空地

只剩下半盞油燈，

芥末濕暖的家庭

現在滿屋子冰冷。

老王把燈吹了，

拋門窗都下掉。

背着大包小包，

拿着木柄飯杓，

他老婆有點捨不得

在火堆裏搶出幾根柴火，

小虎子不知爲子什末

臨走還去看看那盤石磨。

家家門口有一堆火，

家家的窖洞

有什末吐出什末，

不留下一粒米一口鍋。

窖洞看着主人走了

一排一排地張着口，

吸着冷風兒嚙下淒涼，

等身旁的火小了，熄了，

都呆呆地對着冷眼的月光。

十五

雪地吱吱地響着

他們的心比脚步還重，

雪地上閃動着他們的黑影，

月兒迷迷糊糊在天空，

好像是特爲他們打着燈籠，

稀疏的星閃着眼睛送行，

幾朵雲彩陪着他們走動。

雪山靜靜地排在兩旁

好像幾萬歲的白頭老翁，

看多了，聽多了，

老是站在那兒，不開聲。

他們走着走着——

小娃兒乖乖地睡在懷裏，

次娃兒拖拖拉拉地跑着，
老頭兒低着頭，喘着氣；
姑娘們望望高山，望望雲彩，
說不出還是害怕還是好奇，
老太婆說什麼又不知說什麼，
狗頭望着響個兒，
出着響個兒說不出難過。
牠們做跛地娃走着，
腿大溜脚印在雪地上留着，
好像路特別長，
天空特別低，
風兒特別伸出冰涼的手，
拉扯着他們，在這深夜裏。

十六

在那裏面的山溝

一層灰撲撲的霧在雪上飄浮，
那樣清淡的輕飄飄的烟，
月光照在那兒都不情願。
忽然在那烟霧裏走動着幾個黑影，
大夥兒駭了一跳——
莫非是來了鬼子兵？
大夥兒躲在山根下
望着那幾個黑影，
小夥子握起了鋤頭，
老頭兒擺一擺手，
娃兒們爬在媽媽的懷裏，
姑娘們蹲在行李的背後，
老太婆
拾起火鉗又攪鍋
望着黑影心裏打哆嗦。
那黑影怎末有鈴鐺聲？

那本是村長和他的老婆

和三隻毛驢兒都轉向了脚？

大夥兒跳了_下跳來迎着他，

多少隻眼睛望着他們倆說話：

「黃河已經封鎖，

鬼子兵轉個彎兒要過河。」

「到寨子去呵，

到寨子去呵。」

是誰在那兒點起了火把，

大夥兒推推拉拉往山上爬。

十七

這是一道狹窄的山溝

兩邊的山直挺挺地真陡，

他們爬到寨子下面

望不見雲臺的洞門設。

其伯爾邊的山商景合併，

誰一拉手對雲天空，

并然只照到半山腰，

多厚的雪，風兒從不打掃。

老玉背着一盤繩子

揪着雲下的單根，

壁着幾串夾的山崖

側着身子挪動着腿，

夫勝兒站着在下面等

抱着雜七雜八的行囊，

小夥子跟着他往上爬，

姑娘們眼巴巴地望着

舉着繩子頭兒舉着火把。

老王爬到了洞口

抱繩子往下一丟，

大夥兒一窩搬行李

不分是那一家東西，

村長的毛驢兒上不去，

讓牠的主人乾着急，

上上下下

滿那兒插着火把滿那兒抓，

手也冷脚下滑，

月光也慢慢往山上爬，

風兒把山上的雪花輕輕地吹下，

把他們的脚印又添上了雪花。

十八

這是幾百年來

祖先避難的所在，

挑這道個懸崖

一錘一錘打下了石塊，

打成了這麼一個石洞
進去就不見人影，
打着火把點上油燈
看看這是怎樣精細的石工。
壁上雕着好多神像，
石炕石桌和石凳，
整齊地排列在兩旁。
洞頭有一個石坑
放糧放草再用木板蓋平。
石壁上記載着
歷代避難的事蹟，
有的三言兩語，
有的題着詩句，
有的畫個什麼簽上名，
有的年代太久了模糊不清。
多少歡樂多少眼淚

像洞外的風像河裏的水。

只有石洞保持着沉靜：

「好的，避難的時候我總保護你們。」

十九

大夥兒爬到了石洞

是那樣的亂哄哄，

媽媽喊着孩兒的小名，

孩兒哭着叫着尋找媽媽的面孔，

老太婆顛腳顛腳

找自己的包裹自己被窩，

老頭兒在石凳上坐下，

掏出旱烟袋在油燈上點火，

姑娘好像在想什麼，

慢慢兒解開了繩子打開了包裹，

那些年輕的小伙子

在澗米搬柴火搬鍋。
幾盞油燈晃晃搖搖，
照着他們忙亂的身影，
寂滅了多年的石洞
又開始呼吸重新再生，
蠟燭蛛驚惶地緊靠着石壁，
蠟虎子爬在石像上瞪着眼睛。
洞外吹來了一陣風，
月兒不知多怎已經落下，
雲彩溜了，露出來星星。

第三詩章

二十

東面的天邊上射出金光
看哪，雪山上爬出了太陽，
那樣耀眼，白雪也更加發亮，
雪山像用彩筆點上了金黃。

陽光悄悄地爬到洞外，
人們睡在洞裏東倒西歪，
那樣靜只聽見氣息的聲音，
彷彿是銅板畫上的無聲的大海。

那些石像向着周圍張望，

幸虧他們掃下了泥土和蛛網，
多少年了才睜開眼睛，
看看這世界變成了什麼樣？

「老太婆怎末不燒香，
隨便把我們的石頭腳當作枕頭躺？
是那位老頭兒這樣聰明？

把我們的手當作燈盤，哦，燒得癢癢！
破爛的布袋捆上繩，還有草鞋，
都掛在我們的耳朵上，頭上，晾晾。（註六）
這倒成了很有趣的世界，
我們也樂得真的幫了人的忙。」

（註六）晾晾、北方俗語，叫風吹乾的意思。

二十一

當人們把疲倦交給睡眠，

當疲倦隨着鼾聲

慢慢兒在時間裏消散，

當陽光在洞口

叫山鳥替她來請早安，

當他們在黑洞裏睜開了眼

哦，那是怎樣的新鮮呵，新鮮！

誰說山裏的生活像乾了的河面，

乾巴巴地風兒吹不出波瀾，

這一夜好像有幾年，

好像一陣風一陣風

把過去吹走了一大半。

大夥兒摸摸口袋摸出乾糧。

不管你餓頭白窩窩頭黃，

來呀，大夥兒交換着嘗嘗。

看誰的手藝好誰的口味香。
老太婆不再提掉了母雞，
看見別人家的小娃兒也很歡喜；
老頭兒忘了多年的仇敵，
叫小孫兒去借打火石，
村長也沒有從前那樣神氣，
對誰都講起話對誰都笑嘻嘻。
老王老早就站在洞口
望着雪山，望着雪溝，
望着是否有人在那行走，
小虎子迎着風哨窩窩頭
站在他的背後，
也望着雪山，望着雪溝，
望着小鳥兒在雪上跳跳抖抖，
吱吱啾啾放開了歌喉。

二十二

娃兒們，娃兒們，
小小的年紀純潔的心，
像花苞，像青草，
像雪地裏迸出的松樹苗，
像春天的河水陪着鳥兒叫，
那樣新，那樣純，那樣好。

老頭兒，老頭兒，
上了年歲什麼都乏味，
心裏裝得多，閱歷抽住了腿——
但今天卻是輕鬆了，
像樹葉兒在微風裏吹，
那樣飄飄搭搭毫不反悔。

姑娘們，姑娘們——

誰能猜出你們的心？——

像太陽出了山那樣紅潤，

那樣充滿了希望迎着早晨，

那樣像還未開採的礦山，

生命的前途正等着燦爛。

小夥子，小夥子，

像一缸開水，像一盆火，

像大風大雨的大發作，

用手用脚用自己的心窩，

那樣擁抱着荒山和野坡

要一道兒開花，一道兒結果。

二十三

洞裏白天也點燈

大夥兒做點什麼事情了

娘兒們又拿起針線

趕活呢出了洞好過年；

老頭兒又拿起旱烟桿

摸摸烟布袋有多少烟葉

扯一扯鬍子望一望洞外的天；

老太婆老太婆

沒事兒在石坑上坐坐

數一數碗筷又數一數饅饅。

小虎子同娃兒們一道

在洞裏洞外跑跑

哼着山歌唱着小調

學着演劇隊的角色

蹦蹦跳跳把音調拖長了。

姑娘們望着他們笑

老太婆瞪着他們把頭搖搖，

「咳，年頭變了娃兒們也會胡鬧。」
陽光老想到洞裏瞧，
轉了半天視線紅了臉，
向那西面的雪山雪山的西面，
捶着淡紅的面紗往下掉了。

誰帶了水誰帶了水，
老王同兩個小夥子
爬下了懸崖突一突嘴，
找到村長的三隻毛驢兒
趁天黑的時候到河邊去打水。

二十四

三隻毛驢兒走到村口
走一走一回頭，
老王停在村子外

月亮從雲縫裏露了出來。

那樣冷冷地苦裏着臉，

像在雲彩裏含着哀怨。

每一家窯洞

顯得那末不受用，

只有冷風兒真任性

把遠處近處的雪花向洞口吹送。

那兩個小夥子毛兒骨凍，

要到村子裏看看情形，

牽着毛驢兒點上燈

把看家的狗兒驚動。

狗兒望着主人來了

那末親熱把尾巴搖搖，

老王也走到自己的洞口

拿着水瓢往裏面瞧瞧。

在這兒住了三十年

從沒像今晚

這樣親近又這樣遠。

一層白雪鋪在洞口

留下他的脚印留下一隻黃狗，

狗兒送着他們

跑一跑又停一停，

捨不得窰洞又捨不得人。

二十五

這時窰子上的小孩

看見一個人從雪溝裏走來，

滿不在乎地吹着口哨

拿着手電筒滿那兒照照，

穿着黑皮袍藍袍罩，

圍着白圍巾戴着紅頂子瓜皮帽，

這大冷天他到那兒去？

娃兒們在寨子上替他着急，
看他走到寨子下站着望着——
是不是也要上來躲避？
村長放下去一根粗繩
同他搭上話表示歡迎，
他爬上來坐在村長旁邊，
村長拿出好吃的東西來磨勸，
一面還給他的老婆介紹，
說這樣待客真太潦草。
他們坐在那又說又笑，
把村裏村外的故事隨便聊聊。
那個人一個追一個吐着烟圈，
一忽兒問到地一忽兒又問到天，
像烟圈一樣收不住邊
一串跟着一串消散。
忽然那個人站了起來

掏出手槍，搜一搜錢財，

村長氣得發抖，

娃兒們，娘兒們，

被大人們藏在背後，

老太婆頭一昏眼一花

拿着小包，不敢放手。

先搜村長婆，再搜老太婆，

大夥兒使着眼色來對合（註七）

湊了四百元，隨便他作什麼。

那個人接到錢，又抽一支烟，

一點不覺得自己是漢奸；

臨走，看一看遠處，說聲「再見，再見。」

洞裏那樣慌張，那樣雜亂，

有的喘一口氣，有的瞪着眼，

有的想着幾年的辛苦呵，

淚珠兒撲打撲打地落下，
看着那個人

大搖大擺地走了遠了，
在那月光暗淡的雪溝裏
打着電筒吹着口哨……

(註七)對合，北方俗語，驕傲的姿態。

二十六

怎末到了半夜他還不回來，
難道是有了什麼意外？
老王的老婆坐在洞口盼望
小虎子默默地在她的身旁。
像一個灰罩子那滿天的雲彩
白雪也發灰上下是灰色的世界。
怎末她的心她的心愧愧遊遊
那末多疑問都悶在裏頭，

像雲彩，飛不開，掉不下來。

她回頭望着洞裏的燈，

回想着過去的一些事情——

十幾年了同他在一道

從沒像今晚上這樣心焦，

就是大風大雪他出去打柴，

就是深更半夜他還不回來，

是她生着一盆火，

心裏等着手裏做着活。

那時候她能夠平靜，

當雪花偷偷地走進了鑿門，

當風兒嗚嗚地躡進了窗孔，

當黑黑的大山上嗚嗚地來了狼叫聲，

她只留心着洞外是誰的脚步，

知道是他，心兒才像燈火般跳動。

今兒她是不行了，

望着雪溝裏怎麼也不能安靜，
雪溝是這樣靜這樣冷
真對不起她呀叫她好等。

二十七

村長在洞裏氣悶
瞪着眼瞧着石像瞧着人，
瞧着他老婆低着頭
好像她心怪難受
他想他也真倒霉，
他想他第一回這樣受罪
燈火爲什麼也嘲笑
難道笑他是個大草包？
石像的嘴怎末也張開
是不是在罵他活該，活該？
洞裏的人怎麼不做聲

望着雪溝裏怎麼也不能安靜，
雪溝是這樣靜這樣冷
真對不起她呀叫她好等。

二十七

村長在洞裏氣悶
瞪着眼瞧着石像瞧着人，
瞧着他老婆低着頭
好像她心怪難受
他想他也真倒霉，
他想他第一回這樣受罪
燈火爲什麼也嘲笑
難道笑他是個大草包？
石像的嘴怎末也張開
是不是在罵他活該，活該？
洞裏的人怎麼不做聲

一個賭局統統都輸完……

咳咳，越想越難過越想越不該，

怎末那力氣大的石像

那時候不下來幫幫忙？

二十八

老王的老婆等到天亮

小虎子睡在她的懷裏，

她却合不上眼心裏在想

那結冰的小河

那滴溜滑的山路上

他是否知道她在這盼望。

天空篩下了雪花

飄飄搖搖隨着風兒落下，

好像都落在她的心上

那樣亂那樣涼，
滿眼白點兒落白點兒飛，
她望着等着心裏什麼味？

看哪，那是誰爬上了石洞
手裏提着水桶，
口裏喘着賊着：

「鬼子兵，鬼子兵……」

那不是老王發慌的面孔？
半桶水撲通撲通
放在地上還在亂動。

「怎麼啦？怎麼啦？」

「我們打好了水路過村口
老徐老李走在前頭，

那知道村子來了鬼子兵，

一羣餓鬼撲了個空，

聽見動靜就放鎗，

毛驢兒跑了老李受了傷，

鬼子追趕驢兒要吃肉，

在村子放火打着火把搜，

好歹把老李背了回來，

老徐背着他還在洞外……

老李的媽媽哭出了聲

從洞裏往外衝，

大夥兒把老李抬在石炕上

姑娘們撕碎了衣裳來給他綁傷，

他媽媽坐在他的身旁，

一忽兒哭一忽兒嘆

一忽兒眼包着淚水靜靜地想。

洞外的雪下得更大
像一層層亂飛的心思
在大夥兒腦海裏飄起來又落下。

二十九

那是誰？那是誰？

冒着這大的雪

來到這山溝還排着隊，

那個人走在前面

還拿着那個手把電，

小虎子跑進洞裏：

「那個人又來了，那個漢奸！」

老王跑了出去

搬着石頭拿着扁担，

「來呀，他上來我們就幹！」

小夥子搬着石頭

姑娘們拿着掃把拿着鏟板，
老頭兒拿着鋤頭在後面看，
老太婆往洞裏鑽
出來拿着破了的飯碗，
娃娃們瞪着眼
有的拿一塊小石頭
有的拿着木柄子當着鎗桿，
看着那個人往上爬
老王把第一個石頭打下，
接着鬼子兵就放鎗，
打不到洞口只能往天上放，
鬼子兵一個一個往上爬
一個一個從洞口打下，
有的哈爬在雪地上受了傷，（註八）
有的喊叫一聲流出了血花……
誰想石頭塊也這樣利害，

這十幾丈的懸崖

看不見是誰打下了石頭塊，

誰在上面那樣聽不出聲音來。

那漢奸躺在雪地上哼哼

滿身的雪花像要埋葬他，

鬼子兵放幾聲空鎗

往雪山上放往天上放，

沒有一個人再往上爬，

只嫌怎樣來怎樣去

一個一個溜出了雪溝。

這時雪溝裏這樣靜

只聽見雪片兒輕撲撲的落地聲

還有遠遠的一兩下鎗聲在雪溝裏呼應。

(註八) 哈爬，北方俗語，臥散的意思。

三十



一場大雪過去了，

大地蓋着白棉絮睡着覺。

風兒爲他輕輕地唱歌，輕輕地搖，

月兒爲他點着燈靜靜地照，

幾朵白雲彩像破碎的帳子

叫風兒吹着吹着飄呀飄。

老王看一看雪溝

爬了下去搬石頭，

小夥子跟着他上下爬，

把丟下的石頭搬上洞口，

姑娘們在洞口接石頭

整齊齊地排一溜，

再打鬼子時好順手。

娃兒們跟着爬下了雪溝，

尋找自己的小石頭

搯一些石頭裝滿了甕兜。

村長在洞裏蒙着頭睡。

村長老婆在他身邊流眼淚，

老李騎在石炕上。

時刻想着爬起來望望，

他媽媽把油燈點得通亮，

「好好懸着吧，有媽媽在你的身旁。」

老頭兒

把大夥的斃命合在一處兒

切成條切成片，

老太太拈鐵裏放止水

柴火在鍋底下噼噼火苗笑出淚，

叫他們攪好了回來嘗嘗。

老頭老婆兒是他們的感勞隊。

三十五

這是戰鬥的第二天，

太陽老早出來爬在山上，

鳥兒張開了翅膀飛在老遠的雪山，

白白的雪溝像鋪着一條白軍氈

在風裏飛捲在風裏打顫，

老玉老徐站在洞口

他們身旁擺着石頭，

看哪，一隊鬼子兵又到了雪溝！

比昨天多呀，

雪溝那面也來了，

鎗上插着刺刀，

走到洞下面都散開了，

向洞口舉起了鎗

砰砰地亂放，

怎末洞上不同聲

嗚呀爬呀二個鬼子兵，

爬在半壁上還往下望望，
心裏真得意看他們多強，
打呀打呀，老王老徐舉起了石頭，
撲齊撲齊二個鬼子兵頭破了血往外流，
鬼子兵又放鎗又往上爬
石頭撲齊撲齊同鬼子一道落下，
一個一個鬼子兵摔在雪地上像掉窩瓜，
滾着躺着在地上掙扎
哼着哼着往旁邊爬。
洞里的人爭着把守洞口
姑娘們也對準鬼子發石頭，
別看那上了年紀的老頭
滿臉白鬍子也站在洞口，
一個一個鬼子兵倒了死了，
他們覺得自己的手有多驕傲
血是那樣的活潑是那樣的跳，

打呀打呀，不管年老年少
眼前的命運要自己來創造。

太陽在天上看着看着看累了，
叫出月亮來換班來瞧瞧，

鬼子兵望着石洞在下面站着，
瞪着眼脣豈做什末？

多乾淨的雪地呀請坐請坐，
軟模撲地只是不大暖和，

那樣站着好不好過？
怎末望着石洞不動脚？

鬼子兵

一個一個在發怔，

看看月亮看看自己的地影，

走吧走吧在雪溝裏幹嗎？

多高多陡的石崖阿，

寸幾丈好像幾萬里長，
就在跟前也爬不上。

三十一

又是這樣靜又是這樣靜，
人的心跳聲也撲通撲通，
像個麵箱不能安定。

讓黑夜來吧，讓黑夜停住不動，
讓鬼子兵投降癩癩的餓死，
讓雲梯的右頭再搬生石洞。
月兒游過長空可別飛去，
拉上炮臺彩旗激上蒙，

老王站在洞口。

探海鏡穿袖動靜的，
身軀裏閃動着黑影，
那不是留下狗鬼母長命。

第三詩聲

老王扔一塊石頭試試

那面跟着響起了鎗聲，

在黑夜裏，雪山傳得遠聽得清。

怎麼辦怎麼辦？

眼看洞上的石頭都打完，

老徐悄悄爬了下去

爬到一半就打來了鎗彈，

可憐那樣的一個好人

臨死還抱着一個石頭，

他老婆知道了跑出洞口

來不及拉她一頭扎下了雪溝，

留下她的小妞兒

在老婆懷裏流眼淚，

洞裏的人那樣發楞

有的流出眼淚有的哭出了聲，

誰的心裏能不悲痛，
就是洞裏那暗淡的油燈，
油乾了淚完了也不忘人情，
就是那冷眼看人的石像，
看着他們的眼淚也會心疼。

老王攪起石香爐石燭台，
小夥子打掉石像的手石像的腦袋
石像第一次走出了洞外
多高興呵看見了戰鬥的世界。

鬼子兵站在雪溝裏不動，
雪山上呼呼地颳起西北風，
成塊的雪叫風兒推下
白雲也知道仇恨向鬼子身上亂打。
老頭兒白鬍子飄飄
捧一把白雪放在口裏咬，

娃兒們嚇怕得睡不著，
口乾舌擻着白雪跟老頭兒學。
洞外風兒緊緊地呼號，
像要把雪吹光把雪山吹倒，
把雪灘裏的鬼子用白雪埋掉。

三十三

太陽叫風兒吹得昏昏暈暈，
暗淡的光照着雪壘在打滾，
看哪，鬼子兵又來了，
抬着梯子抬着鋼砲，
滴滴答答還吹着軍號，
向着懸崖上亂吹亂打亂爬，
洞上的石塊像雨點兒落下，
發狂的風在頭頂上吼叫，
石塊石塊

洞裏的人把石像都搬出來，
老李叫人扶着走出洞外，
看老王往下打呀打石塊，
看他兩隻手舉上了天，
滿心的忿恨都在石塊上面，
一次一次落下了懸崖，
鬼子兵在溝裏亂吼，
亂跑亂爬躲避着石頭。

老頭兒搬出了水缸搬出了鐵鍋，
老太婆拿出焦炭拿飯碗飯杓，
姑娘們搬出爐灶捲起了被窩，
娃兒們拿着木板拿着鞋子，
敲着村長壯胆子的銅鑼，
打呀打呀。
村長和他的老婆

看看自己的東西什麼用不着
包了起來。送了出來，

就不甘心裏有多麼難過。

打呀打呀，

焦炭畫一條黑線，

水缸打成了瓦片，

打呀打呀

鞋子在半空中飄

爐灶散出灰噴出烟往下掉，

打呀打呀，

鐵鍋飯碗仰着扣着落下，

打呀打呀，

鬼子兵望着懸岸亂跑亂爬……

三十四

眼看着這一層一層的雪山

別的村子隔得太遠了，

別村的人怎末知道來救援？

對面的那座山

怎末不倒下來呀把鬼子壓在下面。

眼看洞裏的東西都打完，

眼看着鬼子兵

爬上了懸崖爬了一半，

老李瞧着他瞧着他

一頭扎下，

同鬼子一道落下了雪溝，

他媽媽哭着喊着要下去收屍首。

鬼子兵一個接一個爬了上來

舉起鎗對着老頭兒對着小孩，

老王一手奪下了鎗桿

打呀打呀

同鬼子打做一團。

老王倒在地上。

臨死還抱着那隻鏹。

洞裏的人哭出來跳出來，

大夥兒擠在一塊，

老王的老婆抱着小虎子，

爬在老王身上哭得好悲哀，

鬼子兵看着好玩

一鎗刺進她的胸懷。

姑娘們披着頭髮臉上灰，

跑到洞裏怕鬼子追，

老太婆擋在前頭哆索着腿，

碰呀碰呀，

老頭兒甘願賣了老命，

衝呀衝呀，

大夥兒一齊舉起了拳頭，

像大山倒下像大水怒吼，

在這半空在這懸崖上頭，
把鬼子一衝衝下了雪溝。

雪溝的鬼子兵

放着鎗爬呀爬呀，

老頭老婆兒倒在洞口，

死了還咬着牙握着拳頭，

村長舉起了手倒在地

他老婆哭了一聲也中了鎗，

鬼子兵亂刺亂放

向着屍體向着黑黑的石洞。

雪山上號哭的西北風

把死者的頭髮吹動，

死者的血還是熱的

溫暖着冰涼的山冰涼的雪地，

風呵風呵吹去死者的呼聲

別把他們的血就這樣吹冷……

第四詩章

三十五

天空放下了黑色的帳篷
滿天黑雲彩滿天風，
去了走了鬼子兵
洞裏還留下火把留下油燈，
淒慘地照着一些黑影。
那些姑娘那純潔的心靈，
有的碰了牆
流出了腦漿躺在地上，
有的上了吊
懸在半空死了找不到依靠，
有的叫鬼子剝得精光

沒有刀痕沒有傷，
口咬着頭髮
痛苦得死在炕上，
臨死還瞪着眼
看着世界尋找希望。
她們就這樣死了，
把血把淚盤在心中，
把血把淚流出來留給石洞。
看哪，那火把火把
熄了熄了吧，
冒一股青烟飄在洞中
像在飄散她們痛苦的心情。
那盞油燈那盞油燈
滅了滅了像螢火蟲，
青色的光滿洞是黑影，
像照着她們離開了世界

走出石洞好沉重，

洞外自白的山冷冷的風

可能吹着她們不心痛？

懶蜘蛛跑了出來

看着看着這淒慘的光景

吐一口絲吊在半空。

蠍虎子爬着爬着

不知怎樣才合適，

想安慰死者又不敢爬過去，

爬在石壁上在那兒瞧着。

哦，洞外的風來呀來呀

來看護這些純潔的少女

讓她們含着淚帶着恨休息吧。

三十六

當風兒吹呵吹呵吹到半夜

洞前洞下的屍首蓋一層雪，
當風兒吹夠了停了
雲彩縫裏爬出來月亮
沉痛地望着雪溝一聲不響，
當雪溝像一個累了的老頭
默默地背着這許多屍首，
吐一口冷風輕輕地
是在替大家追悼在嘆息，
當雲彩縫裏露出來星星
像幾盞遠遠的路上的燈，
照着他們去呵在地上在天空？
誰知道他們有怎樣的路程，
老頭兒再吸煙誰點火？
老太婆忘了點什麼？
小夥子望着土地這樣走了多難過，
娃兒們是否手握着眼

哭阿哭阿在路上顛腳？

姑娘們望着路上的鮮花

多心痛呵，想摘一朵又爲了什麼？

幾十年祖先留下的道路

年月就是災難生活就是吃苦，

誰想到自己這樣驕傲

自己的手把鬼子打了，

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

守着祖先留下的土窖。

雪山穿着吊喪的白袍，

低着頭低着頭在兩旁哀悼，

滿天的雲彩默默地飛呀飛呀

爲他們獻來白色的鮮花，

在天上星星月亮的光像眼淚落下……

看哪，天上的雲彩那白的花
變成紫的紅的黃的彩霞，
天空像海雲彩像海岸，
下面是寂寞的寂寞的雪山，
有誰來管雪溝的事情？
誰有空哀吊別人來到這石洞？
看那洞外洞下的屍首
讓冷風兒拉扯着衣袖，
看那雪地上紅的雪花
像一聲怒吼一句話
從心裏流在地下。
山鳥兒飛着飛着都來了
唱着送喪的曲調，
洞上洞下蹦蹦跳跳
對着屍首跳祭祀的舞蹈，
看哪看哪小虎子

在媽媽懷裏爬了起來

睜開了眼又看到了世界，

那是怎樣哀痛怎樣孤獨

他不知是喊叫還是痛哭，

望着媽媽望着爸爸

望着老頭老婆兒望着大家，

怎麼怎麼只留下他

在這世界上做些什麼？

山鳥兒圍着他跳圍着他叫，

好慘呀小小的心裏什麼味道？

他爬下洞去拾起被窩拾起草

把爸爸蓋好把媽媽蓋好。

雪溝裏這樣靜這樣冷

這樣的大山只有他一個生命，

忘了眼淚忘了哀痛

瞪着眼坐在媽媽身邊，

不知是望着雪山還是望着天空，
還是什麼也沒有
只是一股腦兒沉重，
像斷了線的風箏像停了擺的鐘。
讓太陽溫暖着雪山的風
把他小小的心絃吹動。

三十八

是怎樣跳動的小小的心
蹦蹦地蹦蹦地
隨着天上的雲彩地上的風
跳着跳着守着死人。
像一朵鮮花遇到了暴風
像一場暴風過去了
他守着躺下的花兒吹倒了的草，
靜靜地，心裏還在動還在搖，

還在想着想着怎樣才好。

看哪，是誰來到了雪溝，

那鬼子兵那劊子手

又來了又來了，

背着担架來抬鬼子的屍首！

兩個鬼子兵又爬上了石洞

小虎子一頭爬在媽媽的懷中，

鬼子兵拿着刺刀每人踢一脚

看是真的死了還是能喘氣能動。

小虎子暈了過去不知不覺地

又醒了又爬了起來，

又是靜靜的雪山靜靜的雪溝

不知鬼子兵什麼時候溜走，

只有山鳥兒陪着他寂寞，

只有冷風兒吹着像對他說些什末，

太陽疲倦了疲倦了向下落
雲彩爲他默默地飛着爲他難過
在天上飛着飛着變了顏色，
他站了起來爬下了懸崖
在雪溝裏尋找打下的饅饅，
跨過一個屍首停一回腳，
山鳥兒知道了住了口
飛着跳着留給他那剩下的饅頭。

三十九

小虎子坐在石洞前
幾顆星在月亮旁邊
像要把遙遠的可怕的故事
隔着天空來同他談談，
怎麼他身邊什麼在動
看那屍首看那屍首

怎麼爬起來怎麼會走？

小虎子哇的叫了起來

爬起來的是一個女孩，

手擦着眼睛哭了哭了

搖着頭上頂天的小辮，

小虎子過去拉着她的手

說不出心裏多末難受，

別哭啦別哭啦好小妞

餓了吧這是好吃的饅頭，

這裏坐坐吧看山裏多末冷

多末像一個大的棺材

把他們裝在當中，

小虎子小妞兒坐在一道

拉一床被棉被兩個人披着，

不知是同情還是溫暖

兩個小小的心打成一片，

坐着坐着只有影兒慢慢動着，
多大的雪山多純潔的心

連一句安慰的話都找不到。

說什末？說什末？

看月亮故意板着臉兒不說話，

看星星要說什麼

只是路太遠不能傳達，

只有冷風兒吹着吹着

像一個好心眼的老婆婆

來照顧他們倆：

「別難過啦，別難過啦。」

四十

像天河邊邊上那兩個小星

沒有人理他有多心痛，

像雪山上那兩棵小樹

在等着發絲在等着東來的風，
像樹枝上那一對小鳥
巢兒叫西北風吹散了，
冷風像錐子扎進了羽毛，
在等着天亮等着飛等着跳。
兩個娃兒在屍首旁邊
那樣在一塊兒什麼也不談，
心叫黑夜佔了去
心裏的聲音是仇恨是呼喚溫暖。
小妞兒還是淚汪汪
在替她的爸爸想她的娘，
想他們心裏的仇恨身上的傷，
想他們死了不管她
想她像掉在不占邊的雪坑裏
望着冰冷的雪山心裏害怕。
小虎子那樣沉默

像整個的雪山壓在他的心窩，
他擦去小妮兒的眼淚用他的衣角，
默默地靠在一塊兒不說什末，
兩個小小的生命像兩盞燈火，
多長的黑夜呵在心裏慢慢走過，
歡迎呵歡迎呵太陽出來了，
可是太陽出來又怎末好？
他們的臉上吹來早晨的風，
下去了下去了月亮帶着星星，
帶不去的是他們的苦痛，
那末長那末長他們的黑影，
像苦痛穿着黑袍子不離開他們的腳際。

四十一

那在雪山上隨着風兒飄飄搖搖的
不就是自己的國旗嗎？

靜默的雪山

那扛着槍背着紅纓槍的
排着隊跟着國旗走路的
不就是自己的隊伍嗎？
歡迎呵歡迎呵，
兩顆小小的心，
歡迎呵歡迎呵
看這雪溝裏還有人，
小虎子小妞兒跳呵叫呵
舉起了手向着國旗向着自己的人，
尖銳的聲音在雪溝裏回響，
多少兵多少馬走在雪山上
迎着前進的長長的山路
迎着早晨的太陽，
那一串串親熱的身影
像跑不完的走馬燈，
在半山的白雪上閃動。

看哪看哪是誰來到了雪溝

後面跟着幾個兵，「道兒帶走，

他錯鑿地「邊敲着鑼」邊吼：

「回家啦回家啦，

鬼子已經逃走。」

錯鑿地吶喊停住了。

怎末雙海裏這末多屍首？

小虎子小妞兒叫住了他。

爬下了岸灘跟着他回家，

他抱着小妞兒拉着小虎子

問着他們這鬼怎末回事。

四十七

小虎子小妞兒到了自己的村子

怎末早有人在那兒打掃屋子？

那不是那僧漢軍隊？

蘇林他們到了這兒？

女隊在營裏營外打掃雪片兒，男隊放下行李燒飯又燒水，看他們有多末累，

看他們累了還那樣有勁兒，

他們看到了這兩個小孩。

放下掃雪片兒末柴迎上來，

小虎子把故事說了一遍，

小妮兒淚汪汪在旁邊看，

小虎子的聲調那樣打頭，

聲音裏好像有吸淚的手巾

把大顆兒的淚水吸下了眼圈，

女隊員把小妮兒抱了起來，

拍着她看着她眼淚流到了一塊，

男隊員拉着小虎子的手兒

問他住的營洞是在那兒，

「就在那邊就在那邊，」
有一隻黃狗在那兒走去走來，
在等着小虎子一家回來，
老王放走的那隻毛驢兒
這時也走進村子走到窖洞前
望着空空的窖洞站在狗兒旁邊，
小虎子跑了過去小妞兒跟在後邊，
後面還跟着那演劇的隊員，
狗兒站了起來毛驢兒豎起耳朵看
大夥兒走到了那窖洞前，
小虎子指着地點小妞兒指着地點，
看埋掉了的東西鬼子是否發現。

四十三

哪兒來的這末多人
哪兒來的這末多人，

來到這雪溝圍着了一座大墳，
幾張木頭桌子擺在一塊
上面放着長板凳兒當講台
每人帶來了一把土
加在墳上爲死者祝福
有的還帶着香帶着蠟燭
插在墳上爲死者照路
有的來了兩半空祭
帶來了仇恨帶來了同情
看那台子上誰在講話
指着從石洞裏搬出來的米
指着死者埋掉的東西
指着台上那兩個娃娃
聽他在那兒講些什麼？
大家靜靜地靜靜地聽着
有的說出眼淚有的嘆了口氣……

聽呵那個男隊員朗誦追悼的詩句
是他昨兒晚上自己寫的，
聽呵那個女隊員唱哀弔的歌曲，
是他選一段詩句自己譜的，
那是怎樣新鮮怎樣哀痛的聲調，
好像是他們在石洞裏親眼看着，
好像那些埋掉的人還活着，
走出了那座大墳跟着他們的聲調跑……
那是怎樣感動了大家
每一個純樸的心裏留下多少悲壯的圖畫。
小虎子小妞兒在台子上
望着大家的面孔跟着隊員的聲浪
彷彿又回到那個石洞，
看呵雪溝的那頭
石洞默默地吞吐着冷風。

四十四

大家都走了

大家都走了

留下靜靜的雪山

留下靜靜的雪溝

留下小虎子和小妞

還有那演劇隊員

在收拾布條和竹竿

小虎子走到墳前

小妞兒跟在後面

兩個娃兒手拉着手

對着那座墳用淚水當酒

用純潔的心當祭祀的饅頭

他們哭着哭着跪下去

却被隊員們拉起：

「同我們一道兒走吧。」

望着那座墳望着雪溝

望着隊員們在前面行走，

雪山在兩旁靜靜地站崗

雲彩像雪山的白頭髮在飄蕩，

冷風兒在後面吹着吹着

像是送行又像捨不得他們離去，

只有雪溝保持着冷靜

看着他們走了不做聲，

聽着望着那雪上的脚步

想起他們的故事在暗暗痛苦。

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至六月十二日晨稅稿于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大時
文藝叢書 靜默的雪山一冊

(•85623渝手)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臧 雲 遠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82-

232513

市圖書雜誌室
安圖字第二〇號

